目　　录

我在长征途中……王树清口述　黄永龙整理（1）
关于红军四渡赤水之战……柳蕴琪（10）
红军一渡赤水前的五次战斗……谭智勇（28）
关于土城战役……杜　若（39）
忆父亲张恙……张　泗（45）
解放前习水最后一任县长起义前后……何映华（55）
酒香飘万里……曾乾德提供资料　穆文朝执笔（67）
回顾“文化革命”前的习水教育……何锡铭（70）
土城地区森林资源采伐概况……禹明先（81）
醒民农民互助会……袁廷华（94）
从郎岱暴动到土城星火社……张桂江（97）
土城解放初期的建政情况……陈方敏（105）
温水理民经政厅……谭明珍（112）
川洞铁厂……文　渊整理（115）
土城慈善堂……陈万敏（118）
历史上火焚长沙的经过……谢咏松（121）
解放前温水商业简介……崔　西（123）
贵州省中药材公司和习水县公司简况……袁　阶（12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在长征途中

王树清　口述
黄永龙　整理

我的老家在习水县永安区乡下，旧社会家里干得起灰。壬申年三十晚上，无米下锅，深夜，父亲饿着肚子对我说："树清，我已把你拖到十七、八岁了，这个社会逼得我们穷人走投无路，你可别错怪你爹狠心，要饭讨口，你个人出去逃生……"。

癸酉年正月十二，天不见亮，我起床后就穿着母亲亲手为我缝补的粗布衣裳，光着脚板离开了家，独自一人去寻觅生活出路了。

一九三五年初，我流浪到了遵义城，红军来了，我为他们搬运过东西，红军对我们干人真太好了，有一天，他们把打土豪的财物分给了穷人。对我们这些下苦力的小伙子，不管吃饭歇息都照顾得非常周到。他们为穷人打天下，真是和穷人心连心。红军在遵义城到处进行征兵宣传，我听后便邀约了王兴等十几个背盐巴的干人小伙子，在遵义毛草铺参加了红军。参加后的第二天，组织上就送我们到桐梓火电厂旁的一幢小楼住下，受训十天后，我们一百多个新兵，分到了各个连队，我和王兴再三向领导要求，生死不能分开，领导同意了我们的要求，把我俩分到红一方面军，一师二团一营二连一排三班当战士。

我们团是杨成武的团长。参军后的第一仗是打松坎。旧社会，我受的苦说不完，十二、三岁还没穿过裤子，盖的是秧

毡。受到革命的薰陶，心里亮堂了，知道了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是穷人受苦的根本原因，只有推翻头上的三座大山，我们穷人才能翻身，因而打起战来，冲锋时总是不顾命的上，领导见我表现得好，五月份就加入了共青团。

我刚到部队时，背的那支枪不好用，撞针短了，有时要扳几下才打得响。在松坎，我缴到了敌人的一支套筒枪，心里很高兴。我们把敌人追到赶水，然后掉过头来，准备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川陕根据地的第四方面军会合。但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和川、黔、湘的军阀部队，在川南长江两岸渡口布下重兵。刘湘的四十万大军固守防线，拉走了渡船，我们过不了河，此时，贵州境内敌人力量比较薄弱，毛主席挥师东进，准备在黔北一带，伺机甩掉敌人。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五，我们动身返过来二渡赤水。一团攻打鲁班场，我们二团是打阻击，敌人在大庙上，我们冲锋七次，没有攻上去。上级命令我们撤退。我们一直退到了良村。我们多半是晚上行动，使敌人侦察不清。

当时，二团团长杨成武的代号是“兰香”，一团团长杨得志的代号是“兰苹”，三团是黄永胜。

我们部队是早上到达良村的，当天，良村的雾罩很大，我走到街上，突然碰见干溪沟的一个老表在卖麻糖，我因怕当红军的风声传出去，亲戚朋友受牵累，便把头扭到一边，想回避一下，哪知他早就把我盯住了。他先喊我，我只好答应。我走过去对他说：“现在打仗，你还卖麻糖？”他满不在乎地笑了一下。我又问他：“还有多少没卖？”他提过背篼，把三斤多麻糖一齐递给我。我把麻糖敲碎后，分给了班里的战士。我严肃地对老表说：“你回去只能告诉弟弟，其他任何人不能说。”

分别时，我把身上的两元钱（银元）给了他，但他横竖不收。我把钱丢给他就走。老表拉着我为难地说："树清，只要你还在，你爹就放心了。这年头世道不好，出外要多加小心。你走后，你爹叫兴发到茅台找你，没有找到，又听说遵义打仗，把你爹急病了，这一段来身体都瘦了，他就是望你出外奔个前程，只要你当了红军，他就高兴了。"我对老表说："你告诉我爹，我一切都很好。"

部队离开良村后，全是翻山越岭，干粮没有了就摘红子充饥，刚刚走完"七十二道拐"，就传来三军团在青杠坡和敌人接上火的消息。我们又奉令返回赤水河。

天黑，我们赶到土城，住在一间大庙里，天亮后，我们翻过几道山梁到了桑木场，我们班住在场角上我三姓家里。

在桑木，我被调到机枪班，王兴给我当副射手，配合得很好，到二郎坝时，来了两架敌机，我们在草杆、土坎下躲了半个多小时后才踩水过河。我住在钟浩然（地主）的草杆下，半夜又出发，经过高家坳、火石岗、大坝，到了桐梓沙嘴上，杨成武团长作动员报告，他说："王家烈有八个团，分布在遵义、娄山关一带，阻挡我军前进，这是关系到我军生死存亡的大事，这一仗只准打好，不准打坏。上级要求我们，每个战士抓三个俘虏，缴三支枪。"

冲上娄山关时，我们在左，三军团在右，我们上去时，见娄山关关公庙前拴有十来匹马，还有几个人站在路边，老战士告诉我："刚才向我们挥手的是毛泽东主席，长胡子是周副主席拿望远镜的是朱总司令，戴眼镜的是刘伯承总参谋长……。"

正月二十四日，三军团攻遵义老城，我们顺小河到茅草铺。敌人用"十两大烟五块钱"来收买士兵，企图用"重赏"

来鼓励士兵为他们卖命，保守阵地。我们用迫击炮断断续续地轰了三、四个钟头，才拿下狮子桥。然而，敌人并不罢休，仍躲在暗处坚持顽抗。桥上目标大，我们就走桥下。天黑了，部队尚未进城。我们摸着土块高一脚低一脚地一股劲往山坡上爬，到了观音庙，突然，前面一阵激烈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火光交织在一起，把我们压在坎下不能前进。原来这是王家烈的“九子团”（九子，毛瑟枪装备），我团叫他“鬼子团”。我的战友师毋海，离我左边不远，在敌人的乱枪中，他负了重伤。我把机枪交给王兴后就把师毋海拉到背上，背到附近的老百姓家去了。回来时，我在路边踢着一个人，一看，通讯员在给他包伤口。我问：“这是谁？”通讯员着哭说：“指……指导员。”伸手一摸，没有气了。我鼻子一酸，双泪直流。我从指导员身上摸出了他从井岗山出发时就带在身旁的党费和党员名单。当晚，我又摸回狮子桥，把钱送给了为师毋海治伤的老百姓。（我回来探亲曾去看望过这家老百姓，因遵义城变化很大，我没有访问到。）

第二天一早，我们部队碰上了周渾元、吴奇伟的两个师。他们是红军的死对头，在江西就较量了多次，他们一直紧紧尾追红军。红军渡赤水，五十多天中，他们不知我军去向。我军再占遵义后，才慌慌张张地赶到遵义。

狮子桥攻下后，我们直插鸭溪，敌人的机枪架在鸭溪场口房顶上，疯狂向我们扫射，炮弹接二连三地向我们飞来，我的屁股被炸伤了。此时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在遵义牺牲了。这一来，激起了战士们仇恨的怒火，人人冲锋陷阵，猛烈抗击向敌。

三月下旬，我们从遵义出发，轻装前进，穷追猛打三天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夜，敌人只顾仓惶逃命。途中做饭，限定一小时，时间太紧，我们就用帽盔当碗，一边走，一边抓起吃。有时，我们赶上敌人正在吃饭，他们狼狈逃跑了，我们每人舀几团饭装在帽盔里边追边抓起来吃，到乌江边，距乌江两三里路，天黑了，部队住下休息。我们估计敌人已过了乌江，敌人也以为我们不追了，实际上，我们也确实不想再追了。双方征战不息，疲惫不堪。管理员和侦察班的几个战士到乌江边街上找住宿地方时，发现敌人在街檐下抱着枪横七竖八地睡了，他们回来一报告，战士们情绪很高，纷纷请战。国民党周、吴的两个主力师三万多人，被我们一军团包围后立即展开了肉搏战，沙坝头、山坡上杀声震天，追上撵下。我杀死了两个敌人，第三个上来，把我的左腿捅了一刺刀，班长眼明手快，在他腰部上刺了一刀，敌人“啊呀”一声倒下了。要不是班长手快，我也完了。

我们渡过乌江，佯攻贵阳，这是毛主席的决策，目的是要把滇军牵出来。我们的口号是：“坚决打下贵阳，以贵阳为根据地，踏平云、贵、川！”蒋介石在贵阳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立即调动云南部队增援。这一来，恰好中了我们的计。其余主力直插云南，佯攻昆明，然后，我们的主力掉头北上，向金沙江挺进。敌人被蒙在鼓里，满以为我们要打昆明，又把部队调回增援，到昆明扑了一空，一个多星期的急行军，我们都累得精疲力竭，路上走起来都要打瞌睡。

红五军团保护中央，九军团专打后卫。教导团三连晚上到了金沙江，国民党保安团把船拉到北面去了，只留了两只船，白天过河来进馆子，逛窑子。我们在烟馆里抓住几个敌兵带路，去袭击一小部分敌人，敌人正在熟睡，枪支顺墙壁一线放着。保安团长在外面打麻将，闻听红军袭击，悄悄逃跑了。这

次袭击我们没有打一枪一炮，敌人就乖乖投降了。待敌人大队人马赶到时，红军部队已全部渡过了江。从此，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渡江后，我们沿着川康边境继续前进。到了大梁山，传来命令，要向我们借衣服。我问连长："前面出了什么事？"连长说："前面是彝族人民聚居的地方，部队要准备抢渡大渡河，工兵连先去，被他们把衣服给脱了，只留一条短裤。"毛主席非常注意民族政策，指示部队不能反击，要衣服就脱给他，要枪就让他拿去。刘伯承参谋长代表红军去进行谈判，小岗不听，态度非常生硬，他说："我要保护我的民族不受任何侵犯。"刘参谋长耐心地向他宣传红军的纪律，革命的目的。并且根据彝民的风俗习惯，对小岗说："小岗，你敢不敢吃血酒？"说完，抓来一只雄鸡一刀砍掉颈子，刘参谋长先喝了一口，小岗非常感动，心里十分钦佩。他出面一号召，老百姓很快把抢的东西全部归还了部队。并且帮助部队开路架桥，军民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大渡河，两岸山势险峻，河水湍急，奔腾直下，浮桥不能架设，我们在上游选了一个地方，用铁丝拴在树杆上，从水上游过去。小岗叫老百姓做了三只牛皮船，每次装十五人，用绳子拉过河。毛主席知道后指示说："我们有几万人，这样做，要多少时间才能过得了河？"后来，红军从安顺场夺得一只渡船，十七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渡过大渡河，抢占了敌人阵地。

杨勇的四团和我们冒着滂沱大雨，日夜飞奔泸定桥。由于山路坎坷，泥泞满道，四团在十八小时才跑了二百里。我们团十七小时赶到泸定桥。部队前进时，还要边走边呼口号："要桥不要命！要桥不要命……！"有时打瞌睡嘴里都还在念。

泸定桥长三十米，国民党把木板全部折了，只剩下十三根碗口粗的铁索，桥下江水奔腾，急浪拍岸；河对岸，敌人加固了工事。碉堡里发射出猛烈的炮火，挡住了红军的去向。敌人把堆在桥头的木板泼上汽油，燃起了冲天烈火，四连突击队的英雄们，身带三大件（大刀、冲锋枪、手榴弹），在迫击炮的掩护下，奋勇前进。途中，牺牲了一位战士，后面七个人铺木板。少数民族也来帮忙，战士们头发烧焦了，眉毛燎掉了，衣服着了火，他们仍不顾一切，向敌人扑去，占领了泸定桥。

部队在泸定桥休息一周。经过夹金山时，白雪皑皑，寒风透骨，我和王兴背靠背地睡，手牵手地走，相依为命。在垭口上，北风卷着雪团，劈头盖脑地打来。有的掉进雪坑里，再也爬不上来。我们的炊事班长有气管炎，他背着行军锅，非常吃力地一步一步地前进，在行军途中，不幸长眠于洁白的雪山之上。我们上山两天半，下山半小时，战士们只穿一件衣服，一块包单，有的衣服坏了，肉露在外面，被雪风割起了血口子。我们到了毛儿盖，和四方面军会合。由于张国焘搞独立，搞分裂，对抗党中央，破坏了红军的作战计划。我们在此停留了两个多月，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敌军已成了包围圈，步步向我们逼近。红军失去了乘虚占领松潘，继续向北的大好时机，不得不改向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草地前进。红军在懋功和毛儿盖时，青稞才出穗，我们准备到青稞成熟了才出发。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青稞已成熟了，战士们选黄的青稞一把一把的摘，然后放在火里烧，把灰吹掉后，装进袋子，我们每个战士各自背了四、五十斤。准备好后我们就出发了。

我们到了草地，看见前面插着一面红旗，叫青年运来一大堆牛毛织的袋子放在地下，我军干部对我们一个一个地进行了

检查。负责检查的干部说："每人只准带七天的干粮，剩下的倒进大袋子里，留给后边的部队，我们都不愿意倒，他冒火了："你们带完了，大部队来吃什么？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共青团员？"党团员一带头，其他的人都倒了。

草地里，别说吃肉，油星都没有一点，双腿象灌满铅水，非常沉重。七斤半青稞，四天就吃完了，只有吃草根，啃树皮。在俘虏兵那里缴来的皮鞋、皮带，也烧来切细放在嘴里嚼着吃，有时坐下去，浑身瘫软无法坐稳，只好躺在地里。

草地是四面高，中间低，一个月走不到头。里面积满了雪水，不知究竟有多深；有的地方象安得有弹簧似的，脚踩下去就往下陷，我们一天到黑全身都是湿的，脚趾甲泡软了，就象肉一样，我左脚的大指甲被挂掉了都不晓得。

长征经过腊子口，要过一座桥，桥头边上，有三间房子大小的一块巨石，有一头伸到路外面，下面虽然是干的，但太矮了，人直不起腰，大部队过不去。我们集中手榴弹，用牛车拉来堆起，把巨石炸掀了半截下去。

我们尖刀部队，每人配备一把刀，一支枪，还有一匹马，到腊子口南面歼灭鲁大千部。在那杳无人烟的荒山上，我们用马刀砍开一条通道，直插敌人营部。这一仗打得也很激烈，简直是万炮齐轰，尸横遍野，伤亡无数。我的耳朵被炮弹震聋了，一个多星期才恢复听觉。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我们到达陕北吴起镇和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他们给我们团准备了五头猪，十只羊，还为我们站岗放哨，我们欢庆了十多天。

我和王兴特别好，我大他一岁，弟兄相称。我是机枪射手，他是副射手。他是遵义鸭溪人，是背盐巴时相识的。在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罗镇附近，我拿了一毛钱给王兴，他买了点蜂糖回来，冲了一水壶，使劲地喝，我对他说："王兴，留一点来打仗前喝吧！"他说："我今天喝够了，明天打死也值得。"在直罗镇，我们几次冲锋都退下来了，等敌人的机枪打热了换筒子时，才趁机冲了上去。敌人难以招架，他们只有跑到土围子里打冷枪。我们前进时，我走草林里，王兴扛着弹药走路上。我叫他赶快上来，路上目标太大，话音刚落，"啪"的一枪打来，他倒下去了。还好，这一枪打在他腿上，我立即跳过去救他，又是一枪打来，正中王兴胸窝，我呼叫"王兴，我的弟弟呀！王兴……"他昏迷了，过了一会，才微微睁开眼睛，咬紧牙关有气无力地说："大哥，快，快走……！"说着，一头倒在我的怀里。……我流着泪，折了几把蒿芝盖在他身上，扛上机枪、弹药，转身追部队。冯连长见我首先就问："王兴呢？"他见我挂着泪痕，心里明白了。他安慰我说："你放心，后面的收容队晓得安埋的。"

直罗镇这一仗，事关重大，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美梦。我们把国民党的一〇九师包围了，张学良乘飞机来视察，飞得很低。上级通知我们不要开枪，为了分化瓦解敌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是俘虏兵逃跑，我们也没有开枪打他。俘虏兵说："张军长对我们很好，他走到哪里，就把我们带到哪里，日本鬼子都是虚他的。"直罗镇这一仗，为中央在西北建立全国革命大本营奠定了基础。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地完成了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使全国人民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希望，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红军在长征中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是写不完书

不尽的，这仅是我的一点初步回忆。

（王树清同志系湖南军区领导干部，他在年前回老家习水永安探亲时，黄永龙同志亲自前往采访，本文系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编者）

关于红军四渡赤水之战

贵州大学历史系　柳蕴琪

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战役。这次战役，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高超指挥艺术，它是运动战的光辉典范，是我军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观。

对这次战役，我们从一九七三年开始，曾带领同学在贵州的遵义、桐梓、湄潭、习水、赤水、仁怀、息烽、修文、龙里、惠水、长顺、紫云、贞丰、兴仁、安龙、兴义，以及四川的古蔺、叙永、云南的威信等地进行了实地的调查，现就调查的情况，谈几点看法。

（一）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承认了毛泽东同志军事路线的正确性，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全局在胸，科学地分析和正确地估量了当时的敌我形势，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

遵义会议召开后，当时中央红军的位置是：

一军团　在桐梓、松坎一带；

三军团　在遵义以南、乌江以北一带；

五军团　在遵义东南、团溪一带；

九军团　在湄潭一带（有一个团在绥阳）。

（一）当时我军的战略、战役意图及基本方针：

当时我军要北渡长江，这是确实的。毛泽东同志的指挥有伟大的战略远见，而不是走一步看一步。要不要在黔北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同志是有考虑的。

当时的政治环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已成为主要的矛盾。北方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比较广泛。而从地区上看，我中央红军正处于川黔滇边区，本来和二·六军团，四方面军，是可形成鼎立的局面，建立根据地的。但毛泽东同志有进一步的考虑。毛泽东同志是从政治影响上考虑整个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的。

从全国地理位置来看，贵州地区太偏僻，对全国政治影响不大，而且黔北地处两江（乌江、赤水河），迴旋地域有限，对我军的存在和发展有很大的困难，看来遵义会议后，我军的战略方向只有北上。

遵义会议后，我中央红军打算在二·六军团，特别是四方面军的配合下，北渡乌江，进入四川，到达西北和四方面军配合作战。如果那样的话，我军可以北出甘陕，向南赤化四川。党中央的这种意图，充分表现在中央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和给四方面军的电报等文件中。请看：

《中央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摘要）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

“……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黔湘鄂之间活动，采取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的赤化，……。”

中央军委给四方面军的电报（摘要）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的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出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阻，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的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为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牵制刘敌，而集中红军主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的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故你们应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的准备，于最近时间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因此，你们的战略方针从速决定电复。”

（二）敌人当时的基本情况，战略战役意图：

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以前，敌人“围剿”中央苏区的最高指挥机关是“南昌行营”，由蒋介石直接指挥。我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后，蒋介石建立了“追剿军”，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战场上实际是薛岳指挥。（因“追剿军”要过湖南地界，蒋介石就委任一下何键）二月以后，蒋介石调整部署，撤消了“追剿军”制，而分

三路向红军进攻：以何键为一路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贺龙同志、肖克同志的红二·六军团；以龙云为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三路军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靖”主任，负责对付中央红军；以朱绍良为三路军总司令，杨虎诚为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徐向前同志的红四方面军及徐海东同志的红二十五军。

在贵州的二路军作战序列也重新划分：以吴奇伟部编为第一纵队，周浑元部编为第二纵队，滇军孙渡部编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部编为第四纵队，湘军李云杰部编为第五纵队，川军郭勋祺部编为第六纵队，湘军李韫珩部编为第七纵队。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妄图“聚歼”我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乌江以北的狭窄地域。

敌人的具体部署：

湘军刘建绪四个师进入黔东乌江东岸，切断我中央红军和二·六军团的联系；川军十多个旅由潘文华指挥沿江布防；郭勋祺部向松坎、赤水、温水阻击我军；黔军王家烈的四个师向遵义急进；滇军三个旅正向黔西北推进；桂军三个师已进至黔南都匀；蒋介石嫡系薛岳的八个师进到贵阳清镇地域。蒋介石拼凑了七个纵队，一百五十多个团，四十多万人，气势汹汹地从四面八方向中央红军压来。

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和正确地估量了当时敌我形势，制定了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川西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二）

红军四渡赤水之战，整个战役可分为四段：

一渡赤水，扎西整编；

二渡赤水，遵义大捷；

三渡、四渡赤水，南渡乌江；

佯攻贵阳，西进云南，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

1．一渡赤水，扎西整编。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离开遵义，分兵三路向川南前进，准备出赤水过长江，从泸州、宜宾之间的江安、大渡口、南田坝渡口过去。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一军团为右路，三军团为左路，中央纵队为中路，三路大军向北进军。左路由桐梓、新站、松次经温水、东皇向赤水前进；中路由遵义出发，经桐梓、良村、吼滩前进；右路从遵义出发，经过牛蹄场、芝麻坪、河坝场前进。大部队到东皇后，又分兵三路向赤水河东岸的土城进发。左路沿现在的赤（水）桐（梓）公路线经过水司坝（现在习水县土城区黄金公社）到土城；中路经枫村坝、韩棚坳、青杠坡到土城；右路由马临、隆兴、烧箕岩、凤凰咀、龙滩沟、青杠坡到土城。当时国民党的黔军侯之担集结了三个团的兵力驻扎在土城一带，我军进抵土城的时候，侯军闻风而逃，从早就搭好的浑溪口浮桥上逃过河的西岸，敌人过完桥便把浮桥破坏，敌人在河西岸一个不宽的倾斜很陡的山坡上，零乱不堪只顾逃命，红军的机关枪向着他们开火时，敌人好象茅坑里的粪蛆，翻上翻下。

一月二十四日，一军团占领土城，其他军团和中央直属纵队二十五日到土城。这时中央军委了解到刘湘的三十六个团在长江一带阻击我军，国民党的伪中央军吴奇伟纵队和周浑元纵队从贵阳尾追过来，邻近几省的军阀部队亦蜂涌而至，号称“模范师”的郭勋祺旅从綦江、温水、良村一路赶来，妄想截

断我军从桐梓到东皇殿的大路，并以两个团的兵力向我猛扑。这些情况，已不利于我军按原计划渡江。毛主席命令各部队停止前进，原地待命。林彪在敌情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违抗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率领部队继续前进。一军团从遵义出来，在温水消灭了敌人几连人（在温水的敌人有两个营）剩下的敌人往赤水跑了。从俘虏口中知道，在赤水的敌人只有两连人。林彪信以为真，麻痹轻敌，认为拿下赤水，不成问题。于是命令部队向赤水前进。一月二十五日，一军团从元厚出发，兵分三路包围赤水。计划右路从长嵌沟出发，经过官渡、长沙到赤水；中路从元厚出发，经过金沙、荀市、小关子、旺隆场七里坎到新店子，又经黄皮洞到赤水；左路从元厚出发，到陡诺过赤水河经过板板桥、古家沟、红岩嘴、大堰塘沟、川风坳、陈家店、瓦店子、五里坡、丙滩场、复兴场然后到赤水。右路部队只到了官渡，少量部队到了箭滩。中路部队在七里坎和黔军侯之担的部队发生遭遇，敌人的部队少，红军一个冲锋，敌人溃退下去。红军翻过七里坎，在梨子沟一带，住了一夜。二十六日，天未亮，我红一师的尖兵数十人，伪装成老百姓给县城的敌人送铺草，后面是红一师的大部队。尖兵挑草到黄皮洞下面云水冲坳，遇川敌章安平部盘问，搜查发生接触；战斗由此打响，我大部队马上抢占右侧之制高点——三块石（山名），以黄皮洞为界（黄皮洞实际是一座小公路桥名称），敌北我南，形成对峙。战斗一开始，我军以一个营的兵力冲过黄皮洞、小水沟，插进敌人的阵地，由于地形不利，加上敌人的顽抗，我军这营人被迫退回三块石，这营人伤亡较大，后川敌达凤岗旅赶到黄皮洞增援。敌人采用金钱收买士兵的办法，在黄皮洞的鸡公坳、月亮田一带，用大炮轰击我军占领的三块

石，一面从左路迂回三块石，正面攻击我阵地。在三块石的大生田，红军和川军发生了激烈的肉搏战、阵地拉锯战，血染红了山顶，草木都滚平了。战斗从一早打到天黑，由于林彪错误估计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抗中央军委的命令，黄皮洞一仗，造成我军的重大伤亡。林彪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接受党中央的命令，率领部队退到元厚到陡诏一带。左路部队在一月二十七日进抵复兴场，即与达凤岗的两个团发生遭遇，敌众我寡，并且敌先占了山西庙和朝阳寺等有利地形，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我红军战士，勇敢战斗，英勇杀敌，为了实现我军的战略意图，迅速撤出战斗。我军一三八团的团长欧阳鑫同志在掩护部队的撤退中不幸壮烈牺牲。

为了打击敌人，保存实力，毛主席决定在离土城十里左右的青杠坡打一仗，吃掉尾追的郭勋祺的部队，赢得了渡河的时间，青杠坡战役，是一月二十六上午打响的，这个战役打了三天三夜，为了打好这一仗，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及刘伯承同志，李富春同志、张云逸同志、左权同志等在土城镇的后面的“大埂上”指挥战斗。

青杠坡是由尖山子、韩棚坳、猫猫岩、南木山、马鞍山、凤凰山等山组成。一月二十六日凌晨五点，红军三军团和五军团分成三路向青杠坡出发，一路由左侧出发攻尖山子，一路由正面向银棚顶进攻；另一路由右侧攻南木山、凤凰山。天刚亮，中路红军在官攻嘴和敌人遭遇，红军一个冲锋，拿下了官攻嘴，向银棚顶进攻，由于敌人事先占领了青杠坡周围的高地，我军只占领一些低洼的地方，敌人是居高临下，我军是处于仰攻，我军冲上了银棚顶，敌人组织力量进行反扑，趁红军立足未稳的时候，又夺去了银棚顶。红军和川军反复争夺银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